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經學通論

(三)

皮錫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學通論

(三)

皮錫瑞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學通論

三禮

論漢初無三禮之名儀禮在漢時但稱禮經今注疏本儀禮大題非鄭君自名其學

三禮之名起於漢末在漢初但曰禮而已漢所謂禮卽今十七篇之儀禮而漢不名儀禮專主經言則曰禮經合記而言則曰禮記許慎盧植所稱禮記皆卽儀禮與篇中之記非今四十九篇之禮記也其後禮記之名爲四十九篇之記所奪乃以十七篇之禮經別稱儀禮又以周官經爲周禮合稱三禮蓋以鄭君並注三書後世盛行鄭注於是三書有三禮之名非漢初之所有也史記儒林傳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據史記高堂生所傳士禮卽今十七篇之儀禮是史公所云禮止數儀禮不及周禮與禮記也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原注后氏戴氏劉敞曰七十當作十七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二篇周官經六篇據漢書經十七篇卽今十七篇之儀禮古經五十六篇則合逸禮言之記百三十一篇今四十九篇之禮記在內明堂陰陽今明堂位月令在內中庸說卽今禮記之中庸而志皆不稱經周官經別附於後是班氏所云經止數儀禮不及周禮與禮記也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於孝宣世

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劉敞曰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禮記奔喪正義曰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孔疏引漢志云十七篇可證今本之誤與劉氏說正合而云古文禮五十七篇其餘四十篇則又誤多一篇與漢志云五十六卷多三十九篇之數不合古云篇卷有同有異此則五十六卷卽五十六篇蓋篇卷相同者禮記正義序引六藝論作古文禮凡五十六篇不誤下云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說尤詳明下又云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蓋孔穎達推論之辭諸家輯本皆不以爲鄭君之論丁晏儀禮釋注鈔據此以爲儀禮大題疑鄭君自名其學非也

論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無小戴刪大戴之說

禮記正義序又引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又引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近人推闡鄭義者陳壽祺左海經辨爲最晰其說曰壽祺案二

戴所傳記。漢志不別出。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此卽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蓋別錄兼載諸家之本。視漢志爲詳矣。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敍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邵言徵誤。隋書經籍志。因傳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爲四十九篇。休寧戴東原辨之曰。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記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卽小戴所錄。而尙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橋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德學。亦誤。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后倉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妄矣。又曰。錢詹事大昕漢書考異云。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壽祺案。今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義。諸侯釁廟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小戴喪服四制。其它篇目尙多同者。漢書王式傳稱驪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在大戴禮。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豳譜正義引大戴禮。

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又漢書韋元成傳引祭義。白虎通畔桑篇引祭義。曾子問情性篇。引閒傳。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檀弓。其文往往爲小戴記所無。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壺釁廟之互存。而各有詳略乎。大戴禮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見已然。白虎通引禮謚法。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帝。記少牢饋食禮。注引禘於太廟禮疏云。大戴禮文。周禮注引王霸記。明堂月令論。引召穆篇。風俗通引號謚記。論衡引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與小戴出入者。略可舉數。豈能彼此相足。竊謂二戴於百三十一篇之記。各以意斷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卽彼之所錄也。

論三禮之分自鄭君始。鄭於儀禮十七篇自序。皆依劉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皆引別錄。已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非馬融所增甚明。

後漢書儒林傳。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謂今儀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案據此。則禮分爲三。實自鄭君始。周官古別爲一書。故藝文志附列於後。賈疏謂其書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五家卽高堂蕭孟后二戴。是西漢禮家無傳周官者。二戴所傳禮記。亦附經不別行。自鄭兼注三書。通爲三禮。於是周官之分經別出者。與禮合爲一途。禮記之附經不別出者。與經歧爲二軌。鄭君三禮之學。其闕通在此。其雜糅亦在此。自此以後。阮謐之三禮圖。王肅之三禮音。崔靈恩之三禮義宗。莫不以三禮爲定名矣。鄭注諸經。惟三禮有目錄。周禮六篇。依六官次序。無異儀禮十七篇。則皆依別錄。儀禮疏曰。其劉向別錄。卽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卽以士喪爲

第四。既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性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亦依此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性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有司徹爲第十二。士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玄皆不從之矣。禮記四十九篇。鄭目錄皆引別錄曰。此於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爲一篇。據鄭所引。劉向別錄已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劉與戴聖年輩相近。遠在馬融之前。四十九篇必是小戴原書。而非馬融增入可知。且六藝論明云。載聖傳記四十九篇。鄭受學於馬融。使三篇爲融所增。鄭必不得統同言之。而盡以屬之戴聖矣。鄭奔喪目錄曰。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投壺目錄曰。實逸曲禮之正篇也。鄭云曲禮卽今儀禮。鄭以此二篇當爲逸禮之正經。而不當入之禮記。當時尙無儀禮之稱。故云曲禮。儀禮本經禮而謂之曲禮。鄭說稍誤。

論鄭注禮器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有誤臣瓚注漢志不誤

自鄭君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於是漢代所尊爲禮經者。反列於後。而周官附於禮經者。反居於前。禮記正義序曰。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

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錫瑞案禮器中庸諸書所言三百三千當時必能實指其數。後世則無以實指之。鄭君以周官三百六十與三百之數偶合遂斷以周官爲經禮而強坐儀禮爲曲禮。此由鄭君尊崇周官太過而後人尊崇鄭義又太過一軒一輊竟成鐵案。如孔疏所列周官七名儀禮五名除所引漢藝文志外皆不可據。以周官爲經禮三百不過仍以其數偶合以儀禮爲曲禮三千則以所引在經禮三百下而強坐爲曲禮據其說三千條止存十七篇卽篇有數條亦比十七篇幾增加百倍。十七篇計五萬餘言加百倍當有數百萬言當時如何通行學者如何誦習且古書用簡策必不能如此繁多此不待辨而知其不然者。漢志明以今之儀禮爲經而周官經附後乃強奪經名歸之周官而十七篇不爲經而爲曲與漢志尤不合。漢志引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百韋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韋以周官爲禮經顏以儀禮爲威儀是主鄭說臣瓚以禮經爲儀禮非周官是不主鄭說。經禮乃禮之綱曲禮乃禮之目。周官言官制不專言禮不得爲儀禮之綱。儀禮專言禮古稱禮經不當爲周官之目。自鄭注禮器有誤六朝唐人皆沿其誤瓚說獨不主鄭而師古反是。韋說以當時皆從鄭義也。今若改正三禮之名當正名儀禮爲禮經以大戴禮記小戴禮記

附之。而別出周官自爲一書。庶經學易分明。而禮家少聚訟矣。

論鄭注三禮有功於聖經甚大注極簡妙並不失之於繁

史記儒林傳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謝承云。秦世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後漢書注高堂生名隆。不知何據。疑涉魏高堂隆而誤。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謂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侍其生不知何時人。或在高堂之後。漢初立博士。禮主后倉。見漢藝文志。論志云。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蓋三家分立。而后氏不立。猶書分立。歐陽夏侯而伏氏不立也。志列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今九篇皆不傳。志又列議奏三十八篇。原注云。石渠隋書經籍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卽漢志之議奏。中列蕭望之韋元成。聞人通漢尹更始劉更生諸人。而題戴聖撰者。蓋小戴所撰集也。今略見於詩禮疏。杜佑通典。共得二十餘條。大戴喪服變除一卷。見唐書藝文志。今略見於禮記鄭注及疏。杜佑通典。共得十餘條。玉函山房皆有輯本。二戴之學。猶可考見。漢禮經通行。有師授而無注釋。馬融但注喪服經傳。鄭君始全注十七篇。鄭於禮學最精。而有功於禮經最大。向微鄭君之注。則高堂傳禮十七篇。將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鄭興鄭衆賈逵之解詁。馬融之傳。鄭注周禮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前有所承。尙易爲力。而十七篇前無所承。比注周禮六篇爲更難矣。大小戴記亦無注釋。鄭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前無所承。亦獨爲其難者。向微鄭君之注。則小戴傳記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鄭君著書百餘萬言。精力實不可及。傳云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錫瑞案鄭注書箋詩。間有

過繁之處。而注禮文簡義明。實不見其過繁。卽如少牢饋食禮經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學記樂記二篇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祭統三篇經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皆注少於經。又檀弓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注云。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云。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云。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云。所譏行此一節記文。若無鄭君之注。讀者必不解所謂。鄭注止數十字。而連用五譏字。使當時情事歷歷如繪。其文法如此簡妙。豈後人所能及哉。月令明堂位雜記疏皆云。禮是鄭學。兩漢書儒林傳以易書詩春秋名家者多。而禮家獨少。惟馬融注周官禮喪服經傳。隋唐志皆著錄。而無禮記。東漢會要載有融禮記注。玉函山房輯本得十六條。盧植注禮記二十卷。隋唐志皆著錄。東漢會要作禮記解詁。玉函山房輯本一卷。孔疏云。鄭附盧植之本而爲之注。鄭禮記注。或亦有本於盧馬者。而注中未嘗質言之。如周禮稱引杜鄭。則亦未見其必有所本也。

論漢立二戴博士是儀禮非禮記後世說者多誤毛奇齡始辨正之

漢立十四博士。禮大小戴。此所謂禮。是大小戴所受於后倉之禮十七篇。非謂大戴禮記八十五篇。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後世誤以大小戴禮。爲大小戴禮記。並誤以后倉曲臺記。爲卽今之禮記。近儒辨之已

家喻戶曉矣。而在國初毛奇齡經問。早辨其誤曰。戴聖受儀禮。立戴氏一學。且立一戴氏博士。而於禮記似無與焉。今世但知禮記爲曲臺禮容臺禮爲戴記。而並不知曲臺容臺與戴記之爲儀禮。問嘗考曲臺所由名。漢初魯高堂生傳容臺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是時東海孟卿傳儀禮之學。以授后倉。而后倉受禮。居於未央宮前之曲臺殿。校書著記。約數萬言。因名其書爲后氏曲臺記。至孝文時。魯有徐生善爲頌頌者。容也不能通經。祇以容儀行禮爲禮官大夫。因又名習禮之處爲容臺。此皆以儀禮爲名字者。若其學則后倉授之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與沛人慶普三人。至孝宣時。立大小戴慶氏禮。故舊稱儀禮爲慶氏禮。爲大小戴禮。以是也。宋鄭樵爲三禮辨有云。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后倉曲臺記數萬言。今之禮記是也。按前後漢志及儒林傳。皆以高堂所傳十七篇。瑕邱蕭奮卽以授后倉。作曲臺記。是時兩漢俱並無禮記一書。故孝宣立二戴及慶氏學。皆儀禮之學。源流不同。鄭樵著通考。而六經源流尙未能晰。況其他乎。若禮記則前志祇云記百三十一篇。當是禮記未成書時底本。然並不名禮記。亦並無二戴傳禮記之說。惟後漢儒林有鄭玄所注四十九篇之目。則與今禮記篇數相合。故鄭玄作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此儀禮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然其說究無所考。及觀隋經籍志。則明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所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凡五種。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則二戴爲武宣時人。豈能刪哀平間向歆所校之書。荒唐甚矣。且二戴何人。以向歆所校定二百十四篇。驟刪

去一百三十五篇。世無是理。況前漢儒林並不載刪禮之文。而東漢儒林又無其事。則哀平無幾。陡值莽變。安從刪之。又且大戴見在。並非與今禮記爲一書者。且戴聖所刪止四十六篇。相傳三篇爲馬融增入。則與後漢儒林所稱四十九篇之目。又復不合。凡此皆當闕疑。以俟後此之論定者。錫瑞案毛氏云。士禮稱儀禮。不知始於何時。然在漢時。卽有容禮之稱。容禮卽儀禮也。其說頗涉傳會。而分別儀禮禮記。辨鄭樵之誤。及隋志之誤。則極精確。鄭注四十九篇。卽今禮記。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不待馬融增入。至今說已大著。毛氏猶爲疑辭。蓋在當時經義榛蕪。未能一旦廓清。而據其所辨明。已可謂卓識矣。

論段玉裁謂漢稱禮不稱儀禮甚確而回護鄭注未免強辭

段玉裁禮十七篇標題。漢無儀字說曰。鄭注儀禮十七卷。賈公彥爲疏者。每卷標題首云士冠禮第一次。云儀禮。次云鄭氏注。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亦云。鄭某注儀禮十七卷。儀禮之名古矣。今按鄭君本書但云禮。無儀字。可考而知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云。經禮謂周禮。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按云。今禮者。謂當漢時所存禮十七篇也。不云禮。云今禮者。恐讀者不了。故加今字。便易了也。云本數未聞者。對上周禮六篇。其官三百六十。言漢時經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乃殘逸之所餘耳。其未殘逸時。具載事儀有三千也。原注賈疏師古漢書注。皆云威儀三千。卽今儀禮。其說未是。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易經禮爲禮儀。易曲禮爲威儀者。凡皆禮儀。故總其綱曰。經禮。亦曰禮儀。詳其目曰。曲禮。亦曰威儀。藝文志亦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是也。禮器注。今禮二字可證。鄭本不稱儀禮。凡鄭詩箋三禮注。引用十七篇。多云士冠禮鄉飲酒禮聘禮燕禮。每舉篇名。未嘗

稱儀禮。考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景十三王傳：禮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師古注云：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說文序曰：其稱禮周官，按禮謂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也。周官卽周禮也。說文全書如觶下引鄉飲酒禮，卞下引公食大夫禮，卞下引士冠禮，卞下引士喪禮，鉉下禮謂之鬯，皆曰禮。無儀字。景十三王傳：周官禮禮記並言，則爲三。說文序但言禮周官，則禮字實包禮禮記。劉子元孝經老子注易傳議，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此禮字實包三禮。後漢書儒林傳曰：馬融作周官傳，授鄭某。某作周官注。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爲鄭氏學。原注：順故猶訓詁也。按此小戴禮謂小戴之十七篇。鄭目錄云：大戴第幾，小戴第幾是也。鄭以古經校之，謂以古經五十六篇校十七篇也。下文云：某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爲三禮焉，則某本習小戴禮之爲十七篇無疑。凡漢人於十七篇稱禮，不稱儀禮，甚著。錫瑞案：段氏謂漢稱禮，不稱儀禮，極確。而回護鄭君，以賈疏顏注爲未是，不思賈疏顏注，正本鄭君之說。段解事儀三千，明有經十七篇在內，與賈疏顏注，豈有異乎？段又明以經禮爲綱，曲禮爲目，周禮豈得爲儀禮之綱乎？後世之稱儀禮，正以鄭君誤解威儀，曲禮爲卽十七篇之禮也。晉元帝時，荀崧請置鄭儀禮博士，是儀禮之名，已著於晉時。段以爲梁陳以後，乃爲此稱，說亦未諦。

論禮所以復性節情經十七篇於人心世道大有關繫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

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凌廷堪本之作復禮篇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以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士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於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不及者或漠焉遇之。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醢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盤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牖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

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錫瑞案凌氏作禮經釋例。於十七篇用功至深。故能知十七篇足以賅括一切禮文。卽有不備。可以推致。與邵懿辰之說相近。凌氏年輩在前。當爲邵所自出。而其實皆本於漢書。其論禮所以節情復性。於人心世道。尤有關繫。據此可見古之聖人制爲禮儀。先以洒埽應對進退之節。非故以此爲束縛天下之具。蓋使人循循於規矩習慣而成自然。囂陵放肆之氣。潛消於不覺。凡所以涵養其德。範圍其才者。皆在乎此。後世不明此旨。以爲細微末節。可以不拘。其賢者失所遵循。或啓妨貴凌長之漸。不肖者無所檢束。遂成犯上作亂之風。其先由小節之不修。其後乃至大閑之踰越。爲人心世道之大害。試觀兩漢取士。必由經明行修。所用皆謹守禮法之人。風俗純厚。最爲近古。晉人高語莊老。謂禮豈爲我輩設。酣放嫚易。以子字父。遂有五胡亂華之禍。足見細微末節。所關甚鉅。女叔侯謂禮所以保國。晏平仲謂禮可以已亂。洵非迂論。漢晉之往事。萬世之明鑑也。漢以十七篇立學。灼見本原。後人以周禮爲本。儀禮爲末。本末倒亂。朱子已駁正其失矣。又引陳振叔說。儀禮云。此乃儀。更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天子七廟之類。說大經處。這是禮。須更有個文字。則猶未知禮經關繫之重。更在制度之上也。禮儀經傳通解。有王朝禮。卽是說大經之文字。制度雖不可略。然不如冠昏喪祭之禮。可以通行。

論禮十七篇爲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說最通。訂正禮運射御之誤。當作射鄉。尤爲精確。

周禮儀禮說者。以爲並出周公。案以周禮爲周公作。固非。以儀禮爲周公作。亦未是也。禮十七篇。蓋孔子所定。檀弓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據此。則士喪出於孔子。其餘篇

亦出於孔子可知。漢以十七篇立學，尊爲經，以其爲孔子所定也。近人邵懿辰禮經通論曰：漢初魯高堂生傳禮經十七篇，五傳至戴德、戴聖，分爲大戴、小戴之學，皆不言其有闕也。言僅存十七篇者，後人據漢藝文志及劉歆七略，因多逸禮三十九而言耳。夫高堂后蒼二戴慶普，不以十七篇爲不全者，非專己而守殘也。彼有所取證，證之所附之記焉耳。冠義昏義諸記，本以釋經爲儀禮之傳。先儒無異說，觀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故有冠義以釋士冠，有昏義以釋昏禮，有問喪以釋士喪，有祭義祭統以釋特性，少牢有司徹，有鄉飲酒義以釋鄉飲，有射義以釋鄉射大射，有燕義以釋燕食，有聘義以釋聘禮，有朝事以釋覲禮，有四制以釋喪服，而無一篇之義出於十七篇之外者，是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約十七篇而言之也。更證之禮運，禮運嘗兩舉八者以語子游，皆孔子之言也。特射鄉譌爲射御耳。一則曰：達於喪祭射鄉。今本作御，冠昏朝聘，再則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鄉。今本作御，朝聘貨力辭讓飲食六者，禮之緯也。非貨財強力不能舉其事，非文辭揖讓不能達其情。非酒醴牢羞不能隆其養。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禮之經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喪以仁父子，祭以嚴鬼神。鄉飲以合鄉里，燕射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天下之人盡於此矣。天下之事亦盡於此矣。而其證之尤爲明確而可指者，適合於大戴十七篇之次序。大戴士冠禮一昏禮二士相見禮三士喪禮四既夕五士虞禮六特牲饋食禮七少牢饋食禮八有司徹九鄉飲酒十鄉射禮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儀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大夫禮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是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喪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鄉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而喪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小戴次序最